

作家专栏

回到村里(组诗一)

□ 吴建国

天空
雨燕一季
余下的三季
是麻雀

斜穿、翻飞、飘荡
杨树的高度
就是天空

乳名
就是一个音
一个叫得出喊得响的音

那是他出生的一刻
母亲听到的声音

——是鸟的叫声
是屋檐下晒衣服的竹竿
被风吹动的声音
或者,是鸡
啄食瓦缸的声音

就是一个音
对应的是一个人

阿婆
五十多年前
少年远行时
阿婆把手举得很高
手指够到了少年的额头

五十多年后
一个老人回来了
他蹲下身体
让阿婆的手摸到了自己的额头
阿婆的眼睛里
只有一片光亮

河边看柳
立春三日,河面还没有解冻
明亮的阳光里
有人看到
河边的一棵柳树上
长出了一个芽头

柳树发芽了
可是
这比往年早了两个时节
难道所有的经验和农事谚语
已经失效了

很多人都来到河边
看这个率先开出的柳树新芽
看的是离奇

看的是不可思议
——阳光里
这颗新芽高高在上
在河中央冰面的上空
随风轻轻摇荡

整整一天,让村里人的眼睛
跟着它
转来转去

八岁的桐桐问大人
哪里呀?我怎么没有看见

随着大人手指的方向看
桐桐说:那是一撮鸟屎
白里有点黄有点绿

竹子
可能有来时的愿望
可能有改变命运的企图
和露出泥面后对这个世界的承诺
但是,无论怎么努力
都是徒劳的

因为,笋出土的时刻
就决定了
这棵竹子的粗细和高度

咖啡
井水
河水
冲泡的
是城市里带回来的咖啡

怎么就没有了
咖啡原来的味道

鸭子
河里成群的鸭子
在一起觅食嬉戏
天黑的时候
鸭子会各自回家进棚

鸭子没有姓氏名字
但它们都认识自己的家
把鸭蛋下在自己的家里

母鸡孵鸭
暮春,温暖的阳光里
母鸡羽毛蓬松
她要开始抱窝孵小鸡了
主人把鸭蛋也放进了窝里

二十一天,鸡宝宝出壳了

而鸭宝宝的出壳要到二十八天
后来的七天
母鸡消耗自己的生命
抱窝时七八斤的体重
出窝的时刻不足三斤

鸡妈妈带着鸡宝宝鸭宝宝觅食
走过河边的时候
鸭宝宝突然跳进了河里
她依然用“咯咯咯咯”的叫声
叫来的鸡宝宝
都聚在了自己的身边
而鸭宝宝已经在水里远去了

生殖隔离中
有人类设计的陷阱
母鸡孵鸭,可能证明
世间万物皆有爱的说法

燕子
早春三月
燕子飞来了
燕子开始挑选筑巢的人家

双双飞进家里
又落在门前的树上
最少三四天
它们在交头接耳
它们在窃窃私语
这个商量决策的过程
沉着、理性

除了安静
它们需要干净
而干净这一项
有它们自己独特的感知
——这个宅地上
没有蛇

被燕子选中筑巢的人家
便有一份农家的骄傲

散步
在村里散步
走在田埂上
走在田间劳作的农人的身旁
突然感到有点格格不入

因为田间劳作的人
是没有散步这个概念的
因为,散步已经是一个
人身份的象征
这个身份
就是你的生活保障已经和土地无关
或者,你已经离开了
曾经养育你的土地



(春巷)(油画) 赵华

悠悠往事

淘书记之二

一九八〇年,《收获》的样子

□ 施敏

《收获》是我钟爱的文学期刊,也是我最喜欢收藏的杂志。作家陈村曾评价它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简写本”——于我而言,这赞誉绝非虚言。于是常常想,那个思想解冻、万物复苏的八十年代初,《收获》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日,在一个不起眼的旧书摊上,一本泛黄的杂志悄然闯入眼帘,封面素净,两个朴拙的大字——《收获》。凑近细看,封面上赫然印着:一九八〇年第一期。这不正是我穷搜苦索、梦寐以求的那一期吗?尽管纸页已泛黄发脆,我仍如获至宝般收入囊中。

翻开这本沉甸甸的杂志,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四十六年前的时光之门。一九八〇年是《收获》再度复刊后的第二年。关于这一年,大事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第一届全国中篇小说评选(一九七九——一九八〇年度)中,《收获》刊载的获奖作品如下:一等奖,谌容的《人到中年》(一九八〇年第一期),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同期刊载)。

这本意外的《收获》,那两篇日后被视为新时期中篇小说崛起标志的作品,在目录中赫然列于第二、第三的位置。彼时的读者们,正饥渴地寻找着能叩击心灵的文字。而《收获》没有辜负这份期待,它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发表了一系列关注现实、思考重大社会问题的力作。

《人到中年》讲述的是眼科大夫陆文婷的故事。她因工作与家庭的重负积劳成疾,濒临死亡。这篇小说曾让无数中年知识分子在灯下落泪,它不仅真实再现了那一代人的生存困境,更深刻剖析了围绕知识分子问题折射出的社会疾患。后来,这篇小说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经典。

而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则更具一种撼人心魄的悲剧力量。小说讲述了李家寨大队书记李铜钟,为救百姓于饥荒,开仓借粮最终沦为“罪犯”的故事。它塑造了一位在特殊历史环境下,虽败犹荣的英雄形象。

关于这篇小说的发表,还有一段幕后故事: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张一弓,怀着忐忑将这饱含热泪的稿件投往上海,不到二十天便收到了确认回信。当时这篇小说曾面临巨大的压力,甚至有部门明确反对发表。但巴金先生力排众议,最终拍版,坚持要将这篇直面历史真相的作品呈现给读者。这份勇气与担当,或许正是《收获》能在那个年代屹立不倒的灵魂所在。

在杂志的末尾,是一篇名为《冷遇》的长篇历史小说连载,作者署名“徐建业”,这个名字好生熟悉。我猛然想起家中藏有徐兴业先生的《金瓯缺》,莫非是同一人?回家翻检,果然,在复旦大学郭绍虞先生为《金瓯缺》所作的序言中找到了印证:

“我在一九八〇年第一期《收获》中读到徐兴业同志的《冷遇》一文,即觉得徐氏的学识与才华,均不弱于姚氏,二难相并,堪称双璧……管窥一豹,我虽只读过他的《冷遇》,但我满怀热情愿意推荐这部作品。就因徐氏写出了当时一般忠义之士的共同心愿,用细致的笔触,抒民族之正气,值得介绍给我们的读者。”

这偶然的发现,让这期杂志在我心中的分量又重了几分。

一九八〇年第一期《收获》面世时,我还是一个在幼儿园流鼻涕、玩泥巴的懵懂小儿。时隔四十六载,我才得以完整地读完这期足以载入当代文学史的刊物。四篇中篇、一篇短篇、一部回忆录、三篇随笔,还有两部长篇连载……这些文字,如今都已化作了文学史上的经典坐标。

这,就是一九八〇年代《收获》的样子:清新朴素,兼容并包;保持独立的姿态,不跟潮,不摇摆,不看风向。合上书本,那个微寒的初冬仿佛就在眼前。我仿佛看到千百万人捧读这些文字时的激动神情,那是一种久旱逢甘霖的渴望,是感受到了新时代降临征兆的振奋。

回味着,回味着,阅读时的感触,一种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弥漫在心头,久久难以散去。

心香一束

作刀

□ 张勤

以前乡间人家,除了菜刀、镰刀,还会有一把作刀。

作刀的样子和大小跟菜刀差不多,但比菜刀要厚重很多,刀柄不像菜刀那样外面套着木柄,而是和刀身一体全铁打成,作为农家的重型刀具,作刀可以不够锋利,但一定要结实牢固,分量也要到位,只有自身足够厚重强大,才能无坚不摧,就好比武将手里的兵刃,够分量才能使得称手,显出真本事来。

早先我家就有一把作刀,刀刃闪着白光,周身黑赤赤的,刀背约有一节指头宽,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爷爷爱用作刀劈硬柴,我家西边的墙根下,总是整整齐齐地堆满一截截硬柴,每一块都大小适中,可以很舒服地喂进灶膛里。这些硬柴是爷爷收集来的旧木料、树根、竹根等劈成的,平时不舍得取用,只

在过年节烧硬菜时才搬出来烧火。作刀也是爷爷开园(结篱笆)时出场的主要工具,看似笨拙的作刀,此时在爷爷灵巧的手里实现了一刀多用。用作刀砍断芦竹、削尖木桩,颇有手到擒来、削铁如泥般的轻快。作刀手柄末端是空心的,利用刀柄上的这个口子,可以扣住钉子,轻松地将木桩上的钉子拔出来。还可用作刀替代榔头,用厚实的刀背敲打木桩,让其深深扎入泥土中。一个篱笆三个桩,有了深入泥地里的大木桩,篱笆才更牢固结实,风雨吹刮不倒,鸡鸭猫狗也钻不进去。

小时候有些好奇,爷爷怎么有劈不完的柴,干不完的活,多歇歇不好吗?直到自己人到中年后,多少明白了当年爷爷为啥每天要用作刀劈柴了。对爷爷而言,作刀就是爷爷锻炼身体之宝,是不服老的具体表现,也

是晚年生活的乐趣所在。说到底,这是一种农人的勤劳本性,只要眼里有柴,柴是劈不完的。农家的日子就在找柴、劈柴、结篱笆、修篱笆等琐碎农活中过得细水长流,幸福安康。

如今,爷爷已离我们而去,但那把作刀依然静静地躺在老屋的角落里,仿佛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每当看到作刀,总会让人想起爷爷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想起他慈祥的笑容,以及那些与爷爷一起度过的简单而幸福的时光。似乎爷爷这一辈是农家最后用到作刀的人,后来的人已不大使用作刀了,更年轻的零零后或许见都没见过作刀吧。但我想,老人不讲古,后生要失谱,作刀这种老物件,不仅是一件劳动工具,更是勤劳、踏实、坚韧的象征,是农家人值得世代传承下去的宝贵财富。